



程远，现居沈阳，自由写作者，文旅策划人，2020年创办鞍与笔文旅工作室。有文学、书法、篆刻、摄影作品散见各处。著有非虚构文本《底层的珍珠》《向着灾区走——5.12汶川大地震日记》。

跟大多数小酒馆一样，北京天顺酒馆的周围是广深的胡同区，“拆”“不拆”“待拆”的字样涂满房头的墙上，或红或白。我说是涂，是因为这些字的周围都有一个圆圈，亦画亦书，折中一下，似乎就



## 在天顺酒馆

程远

是涂了。那时天顺酒馆还在拆迁之列，仍然营业。

已是晚上八点多钟，阿坚说这地儿的就餐高峰主要分两波，一是六七点钟那会儿，来的大多是下班族，吃饱喝足就走；第二波是晚上11点以后，人很杂，但也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往往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，所以这家酒馆还叫24小时餐厅。我们赶在中间的空档来，正好可以谈稿子。

这是我跟阿坚第一次见面，虽然以前书来信往，神交已久。他推着一辆破旧的28型加重自行车。先来八瓶啤酒，咱们悠着点喝，一会儿狗子就来。阿坚用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招呼道，然后看了看别在腰带上的呼机。狗子就是那个写《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》的作者。前些年在沈阳东宇书店我还看到这本书，只是当时没钱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没买，后来再去，竟脱销了。阿坚说一会儿向狗子要。

正山、李中粮、阿坚、我，四个人，各两瓶啤酒落肚，狗子来了，坐在我的对面。狗子说来晚了，先自罚三杯，说着就仰脖干了。我说不急，先吃点菜。阿坚说咱狗子酒风可正，不然能写出那本畅销书么。狗子睨了他一眼，骂道：丫咱不谈文学行不？他妈的朋友来了不喝酒干嘛？遂又操起那个

整瓶的吹了。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平了，也就是说我们五个人每人都喝了两瓶。阿坚一挥手，服务员又搬上一组。很快，这一组又消灭了。

正山和李中粮不胜酒力，尤其后者，转眼已经趴在桌子上。阿坚建议大家先玩个游戏，以缓解酒力。于是，他拿出5根牙签放在手心，左右倒腾倒腾，一只手就伸了出来。这游戏我玩过，它的魅力就在于越猜对越喝酒越喝酒越猜对，对于我这样偏科的脑袋来说真是倒霉透顶。我的意思是说我对数字不敏感，可5个以内的数是一猜一个准。但正山就没事，人家是经济学博士。

阿坚开始喊服务员笔墨伺候。一个胖丫头飞快地拿来一个盛有墨水的小碗和一枝毛笔，还有一大摞花花绿绿的餐巾纸。阿坚让我们四个人每人说一个字，无论是什么字他都能根据字义在餐巾纸上作诗。阿坚是当代口语诗代表人物之一，几十年前，他就辞职，之后专门写诗（当然也写其他），至今我还记得这样的诗句：

你的忧郁酒也冲不化  
忧郁如网，酒都漏过去了  
漏到低贱的肠子里快乐去了  
忧郁之网仍旧支着心和眼睛  
但，此时的嵌字诗能叫诗么？  
狗子说快高了老阿。  
酒喝到这个份上，照理说也该歌

了，但实际情况是还早着呢。用狗子的话说：这只是前戏，高潮还在后头。

阿坚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，餐巾纸也就用得差不多了，再让服务员拿，人家也懒得动弹。这时，阿坚转身就将笔触在了墙上——原来天顺家的墙壁都是镶了瓷砖的，抹画完毕，还可以擦掉。于是，我们每个人就在那砖上轮流题诗，洋洋洒洒，直至半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和正山去酒馆外的胡同里撒尿，忽然发现一个黑影从胡同那边半塌的废墟中窜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正是阿坚。他说，本来想去给你们弄个纪念品来着，谁知你们这一来给我吓了一跳。事后知道，阿坚酒后愿意去这些废墟中扒拉，寻找个明砖清瓦什么的，然后题字送给朋友。

回到餐桌上，见狗子正耷拉着脑袋，我对阿坚说差不多了，咱撤吧，看样子啤酒主义者也没有战斗力了。阿坚说别惹他，他一急，说不定就站在凳子上给你朗诵（篡改）北岛的诗了：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。

狗子抬起头，翻了他一眼，忽然对我说：咱俩同岁！我问何以见得？他瞅了瞅我的半袖T恤。哦！原来我俩都属马——我的T恤上印了个徐悲鸿的奔马图。于是，我脱下上衣扔给了狗子，狗子也脱下上衣扔给了我。

## 人间清醒

安静

还是得围绕几场酒来讲讲我与我的“人间清醒”的朋友们故事。

我们相识算晚，今年四月才在学校中彼此结识，建了一个叫“人间清醒”的微信群，建群之前，这个城市和我们学校都修建了不少围栏，建群之后，我们先是在群里谈天说地插科打诨，四月末的时候，“人间清醒”群聚起来喝了第一场酒，酒着的世界与醒着的世界断然不同，对酒当歌，言说便没了边界，无拘束，无禁忌，坦荡荡，所有围栏的意义足以被酒瓦解，藉着酒水，我们是该有的样子。

艾略特所言四月是残忍的，而这个残忍四月对我们唯一的厚待就是我们的相遇，四月末的第一场酒便致敬了我们的相遇。这世间禁忌多，我不能详述我们喝酒时的无禁忌，所以若是详述一些我们喝酒的边边角角，或许也是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显示我们相遇的意义。“人间清醒”群在四月末喝了第一场痛快尽兴的酒，从此之后就有了一场又一场，虽说每场酒都喝得放肆狂浪无甚差别，可要在酒后叙述我们喝过的酒，我倒很愿意仔细去分辨场场酒中的差别，在那许多场看似大同的酒中破出一些不同来，从我们无序的日子里理出些许头绪。

我们总在一棵香樟树下围坐喝酒，因为断了购新酒的任何渠道，我们喝的都是各自的存酒，先后喝过白酒、威士忌、啤酒、伏特加以及法国、波兰原产地的酒，还喝到自制的泡酒。五月初学校的樱桃熟了，大宝摘了不少樱桃泡进伏特加，不消几日樱桃的颜色味道均浸入酒中，而酒也浸透了每一颗樱桃，酒水宝贵，樱桃也宝贵，我们喝完酒就吃樱桃，每一颗樱桃就像一口浓郁的固态之酒，它们绽在唇齿之间时还能让酒意弥漫一小会儿。青年节的这场酒中，我们就喝了樱桃伏特加，又在酒里聊各自心中的英雄，聊完英雄就唱歌，唱海阔天空红尘作伴，唱尽沧海的笑红尘的笑，酒从黄昏喝到夜晚，在沉沉夜幕下，歌声自在缭绕，无有阻隔。

五月十四日的这场酒是为了道别。谁能想到有一日会连还家这件事都会变得悲壮起来呢？墨洗是“人间清醒”群第一个实践还家之艰的人，先后经历提交申请报告、抢票、联络司机、核酸、隔离等一系列复杂程序才能回到家中。他临行前我们喝酒道别，那晚上喝的是几半瓶白酒和黄河啤酒，不晓得我们到底有没有喝到真正的黄河水，可那啤酒的名字在

我看来满是豪放气，还家之艰与黄河之水搭配在一起，让我在酒醉时反复想到那浮舟海上一心还家的奥德修斯，还家本是一件简单的平凡之事，可当其遭遇重重阻隔，一个渺小个体的执着还家愿望就变得悲壮起来了，值得欣慰的是，八天后，墨洗回到了他的家，饮故乡的酒水，食故乡的食物，达达的马蹄不是过客，是个归人。

五月二十日这场酒，是为了爱。晚上忽而大雨，我们在学校做核酸的红顶帐篷下喝酒，桌上点了许多蜡烛，摆了许多不同的酒，未喝酒前颇为伤感，总觉得这样的酒喝一场少一场，每一场都可能是最后一场，因为如此珍惜相遇才会如此怕离别，也为此我得在这篇文章中以我的私心提及“人间清醒”的伙伴，沈大哥，墨洗，大宝，谷龙，小姚，小马，天乐，小翟，可欣，杨……我们在雨中等到了雨停，等蜡烛烧了过半，我们都喝多了。之所以要在五月二十日这一天喝这场酒，因这一天的谐音是“我爱你”，这一晚上酒到最酣的时候，可欣与杨拥抱着在一起，我们何其有幸，在五月二十日的这一场酒中见证了一段爱情。第二日看到可欣抄了叶芝的《白鸟》，那诗句适宜送给杨，也适



安静，甘肃陇西人，现居上海，文学博士，著有诗集《山河手记》。

宜送给“人间清醒”的朋友们，为此我很愿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再抄录几句，以纪念我们于这混沌人间的酒醉与“清醒”，纪念在世上充盈着混乱之时我们的心灵相遇。

“亲爱的，愿我们是浪尖上的一对白鸟

流星尚未隐没，我们已厌倦它的闪耀

……

愿我们化作浪尖上的白鸟，只有你我

数不清的岛屿和湖滨萦绕于心

……

亲爱的，只要我们是一对白鸟，出没在浪花里。”